

著原清自朱·鈞紹葉

國文精
讀指導

訂重綸子鄭

行刊社版出代現

葉紹鈞
朱自清
著
鄭子瑜重訂

國文精讀指導

現代出版社刊印

重訂國文精讀指導序言

中學國文課本，教師指導學生精讀的，一年中亦不過寥寥數十篇而已。即使學生怎樣讀得滾瓜爛熟，而不涉及其他，所得還不是有限得很！故中學國文教學之成就，應該不止在於學生都能瞭解教師所選授的課文，尤其重要的，是在於使學生明白其所讀過文篇之相類文體、相類技巧……的研究方法，增強其理解力，藉以「旁推交通」，舉一隅而三隅反；如是，國文一科，方能有長足之進步。

十餘年前，郭君有守長四川省教育廳，創設教育科學館，編印國文教學叢刊，以指導中學國文教師的教學。嘗聘請葉聖陶、朱自清二氏合編國文精讀指導國文略讀指導二書。二氏乃當代最富國文教學經驗與研究的專家，其所編著的上述二書，對於改進全國中學的國文教學所作的貢獻之大，自然不在話下。今此兩

種最切實用的指導書停版已久，購置匪易。近日香港語文教學研究會諸君，約曹聚仁氏談語文教學問題；曹氏重新找到了這兩種書，爲海外千萬青年着想，將後者增訂再版問世。我也爲了同樣的動機，將是書重訂再版了。

這書對於葉、朱二氏原編，只保留瀧岡阡表（歐陽修），我所知道的康橋（志摩），封建論（柳宗元）三篇，其餘談新詩（胡適），第二期抗戰開端告全國國民書（蔣中正）二篇，都是現行國文課本所不易見的，實不足與國文課中的教學指導相配合，只得刪去；至於藥（魯迅）一篇，則改植同是魯迅所作但不是小說而是散文詩的「秋夜」，「指導大概」是由我寫的。理由和上述一樣：藥在現行國文課本中也不易見，而秋夜一文，則幾乎每種國文課本都可看到，是一篇最流行而又最不容易理解的文字，採入是編，尤有意義。

這重訂本所收四篇中的三篇：瀧岡阡表，我所知道的康橋，秋夜，現行的「新標準高初中國文」（香港大公書局出版）「新編高初中國文」（中華書局出版）

都有採入；採用該二國文課本的中學，此書尤可作爲輔助教學之用。

此重訂本如有不完善的地方，望各位語文教學的朋友不吝賜教！

一九五五年四月三日鄭子瑜序於星洲。

例言

一 本書專供各中學國文教師及學生參考研究之用。

二 本書的「前言」是向各位中學教師說的。我們力求各項建議切實可行，而且相信如此。我們知道事實上能作到「前言」裏所說各項的還不太多，但希望大家繼續努力，達到那些標準。那些標準決不只是理想的。

三 本書各篇「指導大概」是用教師的口氣向學生說的。我們所注重的是分析文篇提示問題，因而進行討論。「前言」的第三項有詳細的說明；四篇「指導大概」便是實例。這四篇「大概」都是完整的成篇的文字。我們可並不是說「指導」就由教師一個人這樣從頭至尾演講下去。「指導」得在討論裏。討論時自然有許多周折，有許多枝節。但若將討論的結果寫成報告，自然該成

四

爲一篇完整的文字。這四篇「指導大概」就是這種報告。倘使各位教師能細心研讀我們的報告，能採納這些報告裏分析文篇提示問題的態度和方法，應用在別的文篇的精讀指導裏，我們的目的便達到了。

本書各篇，我們雖都謹慎的用心的寫出，但恐怕還有見不到的錯誤。盼望各位教師多多指教，非常感謝！

目次

重訂國文精讀指導序言	一
例言	四
前言	一
指導大概	
瀧岡阡表 歐陽脩	二六
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	六五
秋夜 魯迅	一二二
封建論 柳宗元	一三一

國文精讀指導

前言

在指導以前，先得令學生預習。預習原很通行，但是要收到實效，方法必須切實，考查必須認真。現在請把學生應做的預習工作分項說明於下。

一 通讀全文

理想的辦法，最好國文教本有兩種本子：一種是不分段落，不加標點的，供給學生預習時候用；一種是分段落，加標點的，待預習過後才拿出來對勘。這當然辦不到。可是，不用現成教本而用油印教材的，那就方便得多。印發的教材不給分段落，也不給加標點，令學生在預習時候自己用鉛筆去畫分段落，加上標點。到上課時候，由教師或幾個學生通讀全文，全班學生靜聽着，各把自己預習的成

續來對勘；如果自己有錯誤，就用墨筆訂正。這樣，一份油印本就有了兩種本子的功用了。現在的書籍報誌都分段落，加標點，這從著者方面說，在表達的明確上很有幫助；從讀者方面說，閱讀起來可以便捷不少。可是，在練習精讀的時候，這樣的本子反而把學者的注意力減輕了。既已分了段落，加了標點在那裏，就隨便看下去，不再問爲什麼要這樣分，這樣點，這是人之常情。在這常情裏，卻正錯過了很重要的練習機會。若要不放過這個機會，惟有令學者就一種一貫到底只有文字的本子去預習，在怎樣分、怎樣點上用一番心思。預習的成績當然不免有錯誤，然而不足爲病。除了錯誤以外，凡是不錯誤的地方都是細心咬嚼過來的；這對於學者將是終身的受用。

假如用的是現成教本，或者雖用油印教材，而覺得一貫到底只印文字頗有不便之處，那就只得退一步設法，令學生在預習的時候，對於分段點句作一番考核的工夫。爲什麼在這裏而不在那裏分段呢？爲什麼這裏該用讀號而那裏該用句號

呢？爲什麼這一句該用驚歎號而不該用疑問號呢？這些問題，必須自求解答，說得出個所以然來。還有，現成教本是編輯員的產品，油印教材大都經教師加工了，「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」，豈能完全沒有錯誤？所以，不妨再令學生注意，不必絕對信賴教本與教材的印刷格式；最要的是用自己的眼光通讀下去，看是不是應該這樣分段，這樣點句。

要考查這一項預習的成績怎樣，自然得在上課時候指名通讀。全班學生也可以藉此對勘，訂正自己的錯誤。讀法通常當分爲兩種：一種是吟誦，又稱爲美讀；一種是宣讀，又可叫做論理的讀法。無論文言白話，都可以用這兩種方法來讀。對於文言，各地方人有他們的吟誦的聲調，彼此並不一致；但總之在傳出文字的情趣，暢發讀者的感興。白話一樣可以吟誦，大致與話劇演員念臺詞差不多，按照國語的調子，在抑揚頓挫，表情傳神方面多多用工夫，使聽者移情動容。現在有些小學校裏吟誦白話與吟誦文言差不多，那是把「讀」字呆看了。吟

誦白話必需按照國語的調子，運用國語的調子十足到家，才是最好的白話的吟誦。爲避免誤會起見，白話的吟誦不妨改稱爲「說」，比通常說國語更爲精粹的「說」。至於宣讀，只是依據着對於文字的理解，平正讀下去，用連貫與間歇表示出句子的組織與前句和後句的分界來。從前集會時候讀「總理遺囑」，便是宣讀的例子。這兩種讀法，宣讀是基本的一種；必須理解在先，然後談得到傳出情趣與暢發感興。並且，要考查學者對於文字理解與否，聽他的宣讀是最方便的一法。譬如瀧岡阡表的第一句，假如宣讀作「嗚呼！惟我皇——考崇公卜——吉子瀧岡——之六十年，其子脩始——克表於其阡，非——敢緩也，蓋有待也。」這就顯然可以察出，讀者對於「皇考」，「崇公」，「卜吉」，「六十年」與「卜吉子瀧岡」的關係，「始」字「克」字「表」字及「非」字「敢」字「緩」字綴合在一起的作用，都沒有理解。所以，上課時候指名通讀，該令用宣讀法。

二 認識生字生語

通讀全文，在知道文字的大概；可是要能够通讀下去沒有錯誤，非同時把每一個生字生語弄清楚了不可。在一篇文字裏，各人所認為生字生語的未必一致，只有各自選剔出來，倚賴字典辭典的翻檢，得到相當的認識。這裏所謂認識，該把它解作最廣義。僅僅知道生字生語的讀音與解釋，還不能算充分認識；必須熟習它的用例，知道它在某一種場合才可以用，用在另一種場合就不對了，這才真個認識了。說到字典辭典，我們真慚愧，國文教學的被重視至少有二十年了，可是還沒有一本適合學生使用的字典辭典出世。現在所有的，字典脫不了「康熙字典」的窠臼，辭典還是「辭源」稱霸，都與學習國文的學生不很相宜。通常英文字典有所謂「求解」「作文」兩用的，學習國文的學生所需的國文字典，詞典也正是這一類。一方面知道了解釋，另一方面更知道該怎樣使用，這才使翻檢者對

於生字生語具有澈底的認識。沒有這樣的字典辭典，學生做起預習工作來，效率就不會很大。但是，使用破爛的工具總比不使用工具好一點；目前既沒有更適用的，就只得把屬於「康熙字典」系統的字典與稱霸當世的「辭源」將就應用。這當兒，教師不得不多費一點心思指導學生搜集用例，或者搜集了若干用例給學生，使學生自己去發見生字生語的正當用法。

學生做預習工作，通行寫筆記，而生字生語的解釋，往往在筆記裏佔大部分篇幅。這原是好事情，記錄下來，印象自然深一層，並且可以備往後的查考。但是，學生也有不明白寫筆記的用意的；他們以為教師要他們交筆記，所以不得不寫筆記。於是，有胡亂鈔了幾條字典辭典的解釋就此了事的；有遺漏了真該特別注意的字語而僅就尋常字語解釋一下拿來充數的。前者胡亂鈔錄，未必就是那個字語在本文裏的確切意義；後者隨意選剔，把應該注意的反而放過了；這對於全文的理解都沒有什麼幫助。這樣的筆記實在沒有意思；交到教師手裏，教師辛辛苦苦

苦地把它看過，更提起筆來替它訂正，實際上對於學生卻沒有多大益處，因為學生並沒有真預習。所以，關於生字生語，須在平時使學生養成一種觀念與習慣，就是：必須把本文作依據，尋求那個字語的確切意義；又必須把與本文相類的若干例子作依據，發見那個字語的正當用法。至於生字生語的選剔，爲防學生自己去幹或許會有遺漏起見，不妨由教師先行盡量提示，指明這一些字語是必須弄清楚的。這樣，學生做預習工作才不至於是徒勞，寫下來的筆記也不至於是循例的具文。

要考查學生對於生字生語的認識程度怎樣，可以看他的筆記，也可以聽他的口頭回答。譬如瀧岡阡表第一句裏「始克表於阡」的「克」字，如果解作「克服」或「克制」，那顯然是沒有照顧本文，隨便從字典裏取了一個解釋。如果解作「能够」，那就與本文切合了，可見是用了一些心思的。但還得進一步研求：「克」字既然作「能够」解，「始克表於其阡」可不可以寫作「始能表於其阡」呢？對於這個問，如果僅憑直覺回答說：「意思也一樣，不過有點不順適」，那

是不够的。這須得去搜集「克」字的用例，於是找到尚書裏的「克明俊德」，「先王克謹天戒，臣人克有常憲」，「不克畏死」，「不克開于民之麗」，詩經裏的「克威厥功」，「克壯其猶」，「克配上帝」，等語。再搜集「能」字的用例，於是找到尚書裏的「能官人」，「能事鬼神」，「能不我甲」，「能不我知」，左傳裏的「能用善人」，「能敵神人」，「能無從乎」，「能無貳乎」，「不能及子孫」，「不能事父兄」，等語。從這些古代語句看來，可以知道「克」字與「能」字用法是一樣的，只有在「能不我甲」「能無從乎」一類的句式裏，不能把「能」字換「克」字，作「克不我甲」，「克無從乎」。但是後來漸漸分化了，「能」字被認為常用字，直到如今；「克」字却成為古字，在通常表示「能够」意義的場合上就不大用它。這正同「其」字與「厥」字，「且」字「寧」字與「懋」字的情形相仿，「其」字「且」字「寧」字至今還是常用字，「厥」字「懋」字却是不常用的古字了。在文句裏面，丟開常用字不用，而特地用那同

樣的古字，這除了表示相當意義以外，往往還帶着鄭重、莊嚴、虔敬、等等情味。如說「善保厥躬」，「懋固我疆」，與「善保其躬」，「且固我疆」，情味上自有不同。「始克表於其阡」一語，用了「能」字的同義古字「克」字，見得作者對於「表於其阡」的事情看得非常鄭重，不敢隨隨便便着手，這正與全文的情味相應。若作「始能表於其阡」，就沒有那種情味，僅僅表明「方始能够」「表於其阡」而已；所以直覺地看，也辨得出它有點不順適了。再看這一篇裏，用「能」字的地方很不少，如「吾何恃而能自守邪」，「然知汝父之能養也」，「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」，「故能詳也」，「吾兒不能苟合於世」，「汝能安之」。這幾個「能」字都不妨換作「克」字，但作者不用「克」字，因為這些語句都是傳述母語，無須帶着鄭重、莊嚴、虔敬、等等情味；並且，用那常用的「能」字，正切近於語言的自然。用這一層來反證，更可以見得「始克表於其阡」的「克」字，如前面所說，爲着它有特別作用才用的了。——像這樣的討